

良友文藝叢書之九

善女人行

施鰲存作



品 行 人 女 善

作 存 蠶 施



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1 9 3 3

No. 262

复 印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为施蛰存作于一九三〇年一月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的短篇小说集。据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六年四月再版本影印。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善女人行品

施蛰存著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 1/4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J162·1 定价 1.80元

序

這還是去年年尾的事，担任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趙家璧兄正在計劃着一種文藝叢書，希望我也能供給他一個短篇集。我因為自己正在想寫幾篇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爲的小說，除了已經有的幾篇之外，倘若再寫五六篇，就有編成一個集子的可能，因此就把「善女人行品」這書名交給他刊在廣告中了。

我是預備至多兩個月的時間寫這幾篇預計中的小說的，所以編者就安排將我的這本書放在本年三四月間出版。但是，不幸爲了種種勞務的糾累，我一直沒有寫小說的勇氣與心緒。在斷斷續續的勉強的努力中，在

編者的催索之下，才得在今天將預計着的那幾篇東西寫畢，并且使本書能夠形成。

本書一共包含十一個短篇，寫作的時間，最早的一篇是一九三〇年一月，最近的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差不多佔了四年。在這四年中間，我曾經寫了些別的短篇，牠們都已分別編在我的前三個短篇集中了。在這四年中，我寫短篇的方法，似乎也有一些變化，就是在本書的各篇中，讀者也許會看出牠們是有着不同調的地方來，但是因爲本書各篇中所被描繪的女性，幾乎可以說都是我近年來所看見的典型，雖然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筆調之下，但是把牠們作爲我的一組女體習作繪，在這個意義中，牠們仍然可以有編在一集中的和諧性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施蛰存自記

一九三三，六，二十 付排

一九三三，十一，二十 初版

一九三六，四，二十 再版

1——3000

3001——4000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實價大洋九角

目錄

獅子座流星	一
霧	一二
港內小景	四三
殘秋的下弦月	五九
蓴羹	七三
妻之生辰	八九
春陽	九七
蝴蝶夫人	一一三
雄鷄	一三三
阿秀	一五三
特呂姑娘	一八三
散步	一九〇

獅子座流星

卓佩珊夫人一路公共汽車中坐定了，臉上還覺得發燒。她自己也不相信竟會得有這樣的胆量，到底去請教了吳瑞書醫生。可是這有什麼用？吳瑞書醫生幫助了她什麼沒有？還不是和她底那個學產科的舊同學陳小姐所說的話一樣？她懷疑吳醫生會不會在她走了之後暗笑她：「一個無事忙的性急的太太。」

但是她決不承認她是「無事忙」。醫生的說話未必全是對的。前個月，大阿姨的女兒三囡頸頸邊生了兩顆栗子頭，去看一個東洋留學的醫生，叫做張廷……廷什麼的，他怎麼說？他說是梅毒。那有這種事情，

人家規規矩矩的黃花少女？後來到底，可真巧，碰着了一個鄉下出來的郎中，一服草頭藥，就消了下去。不過……卓佩珊夫人又懷疑起來了，吳瑞書醫生是德國漢堡大學的醫學博士，婦科皮膚病科專家，是的，她已經把廣告念得很熟了。醫生不是要算德國回來的最靠得住嗎？

她一想起剛才吳醫生替她診治的情形，臉上發燒得更兇了。醫生總有那麼樣一副正經面孔，這倒反而難受。當種種考察都施行過之後，他皺着眉頭，『很好，很好，一點沒有毛病，完全健康。』他後來又怎麼說？那是什麼意思？『幾時頂好請你們密司特……』他還沒有曉得他底姓，我告訴他，『……哦，密司特韓也來檢查一下。』難道他會有什麼……？也許，也許……大塊頭有關係。倒忘了，沒有問，大塊頭有關係沒。三年前結婚的時候，他還沒有這麼胖。她很記得，那時候他們還常常一塊兒去跳舞，她還會得很活溜地跳却爾司登。可是，這兩年來他真胖得快，人家說：『財發體發』，真的，一升做主任就胖起來了。可沒想到胖

了也有壞處。以後應當少給他吃肥的，多吃些鹽。不過，這也沒有一定，住在我們後弄的那安徽人却生了三個兒子，白胖得跟他們爸爸一個樣，那又怎麼說？

這當兒，車駛下外白渡橋，沿着黃浦灘一直溜過去。軟軟的座墊顯着怪柔和，怪舒服。光陸大戲院屋頂上的那個上海電力公司的年虹光大招牌，就好像一隻有勁的大手掌，想把從郵政局鐘樓上邊射過來的夕陽擋住了。可是那裏擋得住，這黃金的光終究穿透了她坐着的車，一直爬上浦東的一排堆棧的高牆。

車裏還有兩個外國女人和一個中國女人，都跟她差不多年紀。一個外國女人還帶着一個女孩子，穿着毛茸茸的黃顏色的羊毛衫褲，活像一個玩具裏的糊猴。她們都好像給夕陽光燒灸着，臉紅紅的透露着一股春意。從黃浦江上吹來了一陣晚風，她們都好像覺得很舒服，那個中國女人甚至把大衣領頭翻下來，讓風吹進她底胸衣。可是她，卓佩珊夫人，却覺得冷，

冷得皮膚都起粟了。這就顯見得她身體壞，醫生沒有看出，可是她自己覺得。秋天，多壞的天氣！一到秋天，身體就支持不住了。她把大衣裹了裹緊，咒詛着這天氣，但眼睛却無意中又瞅着那伶俐的小獼猴。

車停在沙遜房子前面，各色各樣的人擠進來了。一個面目黎黑的外國人來坐在她旁邊，把她一直擠緊在角落裏。但是這外國人沒有坐定，就立起來讓給一個很美麗的，穿着一件網紋絨線衫的外國女人了。她這一旁的座位上，除了她，差不多全給外國女人佔據去。這些都是大公司裏的女職員。好福氣啊，她們身體這樣好，耐得了整天的辛苦。可是，難道她們都沒有孩子的嗎？

車還沒有開動。賣報人不但嘈雜地高叫着，並且還把報紙從車窗裏亂塞進來，擦着每一個乘客底肩背或臉。她回過頭去，一張報紙晃動在她眼睛前，一個沙啞的聲音：『剛剛出版格號外時報。』她搖搖頭。一個老槍閃了過去。扶梯底下的報紙該賣掉了，已經堆不下了。這幾個月的報紙真

冤枉，簡直都沒有看。最好能夠單定一張本埠增刊，翻翻戲報就夠了。……不過，也難，大廉價的廣告又都登在第一張。……看廣告常常容易上當，多花費，今天早上要是不看見這醫生的大廣告，這一趟也就省掉了。呃，明天准定叫阿蓉回了。……再不然，就定一份便宜點的，橫豎有大事情的時候好再定。

卓佩珊夫人正在打算節省一點報費的時候，一個銳利的孩子聲突然在她耳朵邊響着：

——阿要看，今朝夜裏，掃帚星出現！

掃帚星，她記得好久沒聽到過這名字了。她沒有看見過這顆星，但是她曉得這不是顆好星宿，因為她小時候，媽媽寵了她，嫂嫂就在廚房裏說她的背話，罵她掃帚星了。

——難得看見，三十三年一轉！

噫噫的叫嚷又在她耳朵邊響着，於是站在她前面的那個圍着白絲巾的

男子，從她肩膀上伸出一隻手去，以兩個銅元換來了一張報紙。

車開動了。她才注意到有許多人買了報紙。時報，大晚報，新夜報，還有英文的晚報。這些人是不是都預備看掃帚星的？這是不是像月蝕一樣的東西？是一顆很大的像掃帚一樣星呢，還是許多星排成一柄掃帚的樣兒？今天晚上，人家會不會敲鑼放砲呢，像前年月蝕的時候那樣？她這樣懷疑着。

她耐心地等待着前面的那個男子把報紙翻過來，當他看別的新聞紀事的時候，她可以偷瞧見關於掃帚星的新聞。究竟怎麼說着？可是車好像已行過了兩三站路，他還沒有看完一版新聞。太慢了！這個人真夠笨，看這樣一張報還得費這許多時候。她順眼看別的人，有的正在翻看後幅的新聞，有的已經看完了，把報紙摺起來塞在衣袋裏。她開始後悔剛才不自己買一張。但是，女人在車上買報紙看，這倒好像是稀有的事，她似乎並沒有看見過先例。

於是車停在永安公司門前了。他才移動了手中的報紙，但並不翻過後幅來，他把報紙急急地摺攏來，挾在腋下，回頭一望，在人羣中一陣子亂擠，下車去了。她覺得好像被侮辱了，有些不便出聲的罵人話從她心裏湧上來。各種各樣的晚報的叫賣聲，依然在她耳朵裏響着：

——要看豪燥，大晚報，號外時報！

但她沒有從手皮包裏取出銅元來的勇氣。車中人愈擠得多，旁邊的那個穿網紋絨線衫的外國女人不住的挨過來。前面立着一個看上去很整潔的年青人——其實這男子和她是一年紀相仿的，可是她並不以為如此，她以為他是一個美麗的年輕人。他給旁邊和後面的人，隨着車身的簌動而推擠着，使他底腿屢次貼上了她底膝蓋。爲了要維持他底禮貌，雖然她並不閃避，她底膝蓋能閃避到那裏去呢？他不得不以一隻手支撐着車窗上的橫木，努力抵禦着旁邊人的推擠。她看得出他是很累的，因為他蹙着眉頭，兩個臉頰漲得通紅了。她想對他說，不必這樣地講規矩，即使他底腿稍微

——不，甚至是完全，那也有什麼關係呢？——貼上了她底腿和膝蓋，她也原諒他的。但是，她真的可以這樣說嗎？

於是她想起了丈夫，身體一胖連禮貌也沒有了。爲什麼他這樣地粗魯呢，全不懂得怎樣體貼人家？她一件一件地回想，一直想到昨天晚上他吃牛排時候的那種蠢態。她會開玩笑似地罵他一聲『豬羅』，可是他也不惱，祇晃着腦袋笑，活像那個！天下的人真有那樣的！也許，這又得想回頭了，也許這些全是假的？也許他算是賠小心眼兒給我？要不然，難道他在行裏做主任，也就是那樣一副優氣嗎？不會的，不會的，他不是傻子！可是，爲什麼要假裝着這樣？我並不歡喜。我要他嚴肅一點，文雅一點。是的，文雅得像這個年輕人一樣。卓佩珊夫人抬起頭來，這文雅的年輕人正在用文雅的眼睛注視着她底鬋曲的美髮。在這樣凝靜的注視中，她看得出充滿了悅意和驚異。她不禁伸手去拂掠這新近電燙過的青絲。

在薄暮的靜安寺路上，公共汽車以最快的速度駛行着，一會兒就停在

西摩路口了。卓佩珊夫人從那年青人底腋下鑽出來，下了車，她覺得筋骨驟然地輕鬆了，可是冷氣跟着直望裏鑽。她換了口氣，裹緊了大衣急忙走，好像還有許多冷氣在後邊追上來。

走進里門，那管門巡捕和王公館裏的丫鬟又在一塊兒說笑。這是誰說的，他們倆近來很有些意思？她沉思着，隨即就想起這是阿蓉說的。阿蓉白天閒着沒有事，專喜歡打聽里巷間種種瑣屑新聞，一到晚上，就囉囉囃囃地來告訴了。王公館裏的丫鬟，她是看見過的，身段兒和相貌都還不錯，只是有些獸氣。可是那管門巡捕呢？她好久就想留心着，但進出里門的時候，不是沒看見，便是忘了。今天一看見那個丫鬟，阿蓉告訴她的話都想起來了。她不禁向那管門巡捕看了一眼。是個結實的小夥子，也並不討厭。她這樣想。

——你看不得，看了要生小娃娃。

卓佩珊夫人才走過，就聽見背後的那管門巡捕這樣說。這話夠多麼奇

怪，又透着狎褻！要不是她心裏正在希望一個小娃娃，她一定會格外走得快些的。她不曉得他們正在說些什麼話。看什麼東西？她覺得臉上一陣子熱，可是她還得回過頭去看一看。那王公館裏的丫鬟正在舉起一隻腳，踢着他底腳脛：

——死鬼，沒得好話！看天上的星有什麼啦！

星？看天上的星？什麼星？卓佩珊夫人立刻就想起了今天晚報上登載着的新聞。『阿要看，今朝夜裏，掃帚星出現！』賣報人底叫嚷又在她耳朵裏鳴響了。可是，那巡捕怎麼說？那又是什麼意思？她懷疑着，不覺已走到了門口。

走進後門，阿蓉正在廚房裏做菜。

——阿蓉，拿幾個銅板去，街口去買一份夜報。

她從皮包裏取出幾個銅元來給了女僕，一張公共汽車票給帶了出來，飄落在地上。她走進客廳，丈夫正靜坐在圈椅裏，噴着煙。他真像一個等